

May 2012

Literature Filtering through Life Reality

Xuan Wu

Yuanyuan Qiao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Wu, Xuan, and Yuanyuan Qiao. 2012. "Literature Filtering through Life Realit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2, (3): pp.58-67.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3/7>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文学穿越生活现实

吴 炫 乔媛媛

摘 要:“生活现实”是相对于“观念现实”而存在的以人的生存性为性质的现实,主要指人的欲望、感觉和情感为内容并对观念和理性现实起支配作用的现实。文学穿越生活现实首先应该对人的欲望、感觉和情感采取尊重亲和的态度,由此展开“生活现实”与“观念现实”的纠葛过程,文学穿越生活现实其次应该把生活现实中的欲望、感觉、感情等内容全部化为材料重新布局,并靠作家“个体化对世界的理解”来建立其作品的独特结构,产生生活现实和既定的文学作品中从未有过的艺术意味。这样,文学才能依靠其原创性构成与生活现实性质区别的对等状态。文学穿越生活现实使作家既不受既定的文化和文学观念支配,也不受生活的欲望、感受和情感支配,决定了这是一个区别于“艺术高于现实”、“艺术生活化”的“文学对等于生活”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命题。

关键词:文学 穿越 生活 原创

作者简介:吴炫,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西湖学者,博士生导师,文学理论与美学研究方向。电子邮箱: wuxuanmail@163. com

乔媛媛,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专门史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式当代文学性理论创新研究”[编号 11BZW008]、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文学性与好文学的关系研究”[8JA751039]、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文学性与好文学的关系研究”[0CGZW02Z]阶段性成果。

Title: Literature Filtering through Life Reality

Abstract: Life reality exists as a contrasting concept of "the reality of idea," and it dominates the reality of idea and reason with its content including people's desires, senses and emotions. The process by which literature filters through life reality shows first of all in that literature should respect people's desire, senses and emotions, and expose the interrelated process between life reality and the reality of idea. Secondly, it shows in that literature should turn people's desires, senses and emotions in life reality into the raw material and re-order them. The unique structure of literature can then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author's individualized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nd artistic aura can then be shown from life reality and given literary work. Literary talent depends on the equivalent status of characteris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configuration of originality and life reality. The claim that literature filters through life reality entails that the author will not be dominated by either established culture and literary ideas or people's desires, senses and emotions and it determines that it becomes a new issue. This new issue differs from the claims that literature transcends life, literature becomes life and literature is the equivalent of life.

Key words: literature filter through life originality

Author: Wu Xuan is the 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re of Innov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ory at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ing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Email: wuxuanmail@163. com

Qiao Yuanyuan i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Communications at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一、如何理解“生活现实”?

“生活”这个概念确实是太大了,以致“生活无处不在”这个说法一直成为文坛的常用语之一。如果“意识形态”可以成为政治生活,

“概念”可以成为时尚和品牌生活,那么我们区分“文学与观念现实”的意义还能有多大呢?就像有人说文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怎么能说“文学与文化”这个命题一样,如果文学本身也是一种生活,怎么能把“生活”作为对象来讲自己与它的关系呢?

也因此,很多文艺理论家便绞尽脑汁,从“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来说它们的关系。但是“特殊性”是否能够成就“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命题,“特殊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成就这样的命题,却依然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命题。这就像说非洲人很“特殊”但再特殊也都是“人”一样,我们只能将“非洲人”与“亚洲人”做比较,怎么能拿“非洲人”与“人”进行比较呢?像“文学”与“科学”这样具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特性反差过于明显的命题似乎好办,两者之间的比较不会有太多的疑问,但是如果文学用“审美”作为特性,“科学”用“非审美”作为特性,两者的区别就又会模糊起来。因为科学家在科学发现和探索中也有审美发现,艺术家在具象思维中如果模仿别人自然审美创造的品格也很虚弱,那么我们就不好用“审美”来说“文学”与“科学”的区别,甚至也不好说“审美”是文学艺术与其它文化范畴的区别。比如,如果生活今天已经一定程度上审美化了,那么拿“文学是生活的审美反映”这样的判断就无法与“今天的生活”做比较。除非我们能论证“今天的生活中有审美但性质不是审美,而文学中有生活但性质在审美”才行。但迄今为止中国的当代文艺理论似乎并没有从“性质”与“材料”的区分来考虑可比性问题。什么是“性质”与“材料”的区别呢?比如我们将“美”或“审美”做忘我的、创造性的体验与沉醉规定的话,那么“审美”就既不是科学的性质,也不是文学和生活的性质。因为这样解释审美,审美就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但又是非常不容易出现的人生创造境界。或者说,“审美”可以作为“材料”出现在任何文化领域,也可以作为“材料”消失在任何文化领域。出现在任何文化领域,审美就可以给她所在的领域带来高品质的原创性文化,否则就只能模仿、依附审美符号从而弱化了审美的意义。

这就意味着,要保持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的可比性,要使得“文学”概念与“生活”概念可以发生真正有价值的动态关系,唯一的做法就是规定你想比较的概念之内涵,使得“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进入一种有限的、特指的关系中。否定主义文艺学之所以选择了“文学对生活现实的穿越”以区别“文学对观念现实的穿越”,那就意味着“观念生活”必须尽力排除在“生活现实”之外,

即文学所面对的“生活现实”不应该是一种观念理解和指导下的现实,如“阶级斗争生活”或“改革开放生活”,也不是一种概念或品牌制约下的现实,如类型化、时尚化的“超女生活”、品牌性的“苹果生活”,当然也同样不是以“人道主义观念”或“现代主义观念”进行文化启蒙的生活。即:我在这里所说的“生活现实”,应该是指受观念直接支配的生活之外的生活,至少是指受观念支配不太明显的生活。虽然在根本上观念已经以文化渗透的方式不同程度隐藏在我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之中,使得纯粹的“非观念化生活”似乎并不存在——我们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无时不感到由传统文化观念所起的支配作用(如日常消费的节俭观念,婚姻的门当户对观念等),但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是:人类身体所发生的一切常常会突破理性和观念的控制而体现出欲望化的力量,人类各种理性把握世界的方式之基础恰恰是非理性的基本元素,而人类赖以自豪的理性文化的生存方式恰恰需要自己的对立面——情感文化构成与自己的互动状态……正是欲望、感受、情感这些“生活现实”最基本的、最原始的、最本真的方面,构成了否定主义文艺学所要讨论的“文学与生活现实”中的“生活”之基本内容。

“欲望”之所以是“生活现实”最基本、最优先的内容,是因为“欲望”决定着“生活现实”之原始的内容:生存性。“生活”首先意味人的生存性,是指包括人类生命在内的所有生命的共同求生存本能,是不为人的理性文化所能完全左右的、因而常常突破理性文化限制的生命最顽强的力量。《吕氏春秋·贵生》首先提出六欲的概念“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者。”后来有人把这概括为“见欲、听欲、香欲、味欲、触欲、意欲”,佛家的《大智度论》将“六欲”解释为是指色欲、形貌欲、威仪姿态欲、言语音声欲、细滑欲、人想欲,基本上可以囊括“欲望”的诸方面内容,其中应该以“色欲”、“嗜欲”、“意欲”为根本。正是因为这样的力量几乎可以与理性文化抗衡,才构成文学所面对的生活之丰富而复杂的矛盾性内容,甚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可以独立存在的理由——文化领域里的所有上层建筑,只有文学是直接拥抱、亲和、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性内容,而哲学、科学、伦理、教育、政治则竭力简化、提炼、乃至回避这些矛盾性内容,如果文学能够做到正视这种冲突的复杂,正视蒙田在他的《论人性

无常》中所揭示的“崇高的行为有时来自自私的动机”(181),那么在文学理论上就叫做“文学直面生活现实”,反之则可谓“文学回避生活现实”。中西方艺术的一个根本差异,就是像西方《007》这样的英雄影片中总是要插上主人公的情欲,并把人的英雄行为作为最后满足自己的情欲的方式,而中国艺术总是随时准备为“大义”牺牲而泯灭人的情欲。此乃“直面生活现实”与“轻视生活现实”之差异。

“感受”也同样如此。作为人类认知世界、把握世界的方式,“感受”、“感觉”、“感性”常常是作为知性、理性的基础被人们所理解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认为感性认识是由感性材料和人的先天的直观形式构成的,“当我们被一个对象所刺激,它在表象能力上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感觉。经过感觉与对象相关的直观叫做经验性的直观。而经验性的直观未被规定的对象叫做现象”(834)。冯契先生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也认为“感觉”是“物质的刺激向意识的最初的转化[……]属于认识的初级阶段”(1639)。其共同点在于感觉、感性、感受往往是外在物质世界与人的感官发生的第一性关系的意识内容,从而具有了“生活现实”最基本的“人与物质世界的原始认知关系”的意味。无论人类认知世界的能力多么发达,作为基于感官的对世界的初步反应内容并没有明显的改观,所以害怕黑暗和死亡的人总是多于喜欢黑暗和死亡的人,压抑个性与欲望的体制和观念总是让被压抑者不愉快也千年未变,这一定程度上揭示着人的感觉和感受世界的超时代之稳定。我们对世界的感受、感觉是依赖身体感官的,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错,但比之于威廉·詹姆斯的“身体变化直接遵循对刺激事实的感知,[……]我们对它们发生时的那些同样变化的感受就是情感”(1065-66)的将身体、感受与情感混淆的言论,我更愿意将感觉和感受放在依赖身体对世界的直接把握但又区别于人的情感、意愿和思想等决定主体行为的位置。这样的位置使得感觉和感受变得复杂起来。有的时候看起来它受听觉、触觉和肤觉和身体状况支配,有的时候又受主体情感和心境支配。所以当一个人早上感觉自己心情很好的时候,你确实不知道他(她)是因为昨晚睡得好,还是最近自己比较的顺利因而常常心花怒放所致。也因为感觉处于这样的模糊地带,文学会经常光顾这一地带甚至就在这上面建

立自己的家园——并与科学家、学者等依赖分析、推理、思辨等理性化的工作方式明显的区别开来。

更主要的是,文学之所以常常被学者们理解为“情感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因为人的“生活现实”区别于动物的“生活现实”之处,正在于人具有在本能和理性之间所特有的情感活动。情感活动一方面受制于人的求生存本能的满足(如肉体性快感产生的心理感受),另一方面又受制于人的理性文化对人的快乐本能的抑制(如文化造成的痛苦和悲伤的情感),同时也受制于人类文化对本能的提升(如宗教性的圣洁的、崇高的情感)。这也使得“情感活动”是人类生活现实中最为丰富的、复杂的、交叉性的精神生活。无论是西方的“移情说”还是中国的“缘情说”,无论是古罗马诗人尤维利斯的“愤怒出诗人”还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伤痕文学”,文学常常在表现内容上更为注重生活现实中的情感内容,是因为人的情感生活虽然在根本上受制于人的理性活动,使得“合情合理”成为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但也因为常常反抗理性约束而带有矛盾性、冲突性和价值自足性,这就是汤显祖提出“情在而理亡”的原因。无论是哈姆雷特的抑郁,还是维吉尔的困惑,抑或曹禺《雷雨》中繁漪的自虐,成功的情感表现总是会突出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性、冲突性,从而最为充分地展示“生活现实”比人类“文化现实”远为丰厚的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生活之树常青”的原因。“青”,毋如说是人的生命力最为顽强纠结的象征之意,而“情感生活”正是最能体现人的生命力纠结的主要领域。

然而,由于中国文化阴阳渗透的整体性特点,“生活现实”与“观念现实”的边界并不是很清晰的,毋如说,“生活现实”是“自然现实”与“观念现实”的中介环节更为恰当。既然如此,“生活现实”在“材料”的意义上当然就是可以无所不包的了。即“生活现实”中会有冲动,也会有思想,会有本能,也会有文化,会有饮食男女,也会有精神情操……但这些似乎什么都有的符号,均从属于生活现实的求生存性、愉悦性、循环性。而且为了不改变这样的性质,“生活现实”同样会把看似可以与自己区分开来的文学也纳入到自己的世界里来,这就产生了文学从属于生活的生存性这样工具性的中国文学特点,也产生了“国家富强个人富裕文学便无足轻重了”这一中国当代文学现

象,其共同点,均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总体上“满足于生活的生存性”而缺乏“文学对生存现实的穿越性”,从而在根本上没有形成“文学对等于生活”的格局。

二、如何理解“尊重生活现实”?

由于“穿越”的基本含义在于“尊重现实又通过个体化理解改造既定现实的结构、从而建立起不同于既定现实的个体化世界”,^①所以“穿越生活现实”这个命题决定了否定主义文艺学并不将文学放在“轻视世俗生活”、“忽略世俗生活”、“认同世俗生活”上,也不放在西方意义上的“疏离生活现实”、“对抗生活现实”、“优于生活现实”上,从而确立起一种“尊重、拥抱生活现实又在性质和意味上不同于生活现实”的文学与生活关系的理念;并且,由于中国文化的整体特性,又可以在文本中建立起“表层的生活现实内容多群体化理解、深层的内容多作家个体化理解”之尊重的意味张力。

“尊重生活现实”首先意味着作家应该视人的欲望、感觉和情感的表现和抒发为正常的状态,只要这种表现和抒发是建立在尊重他人和世界的基础上。一个作家哪怕在小说中有大量的性描写,对于文学来说都不能以“写得太多”为理由而拒绝,因为写多写少不牵涉到欲望表现是否正常的问题;同时,欲望常常具有突破现实伦理的特征,无论这欲望是否付诸实践,尊重欲望就是要尊重这种突破现实伦理的特征从而显示出欲望世界的本性,并与受现实伦理控制的欲望区别开来(受现实伦理控制的欲望本质上属于观念化生活)。哪怕是像小说《洛丽塔》那样写一个40岁的男人对一个十几岁的少女的性爱心理,也同样不能视为不正常、不道德。文学虽然不是以展现性爱内容为目的,但必须特别注意对小说中的欲望和情感不要简单化地予以现实道德性的评价。对文学批评来说,特别需要对卫慧的《上海宝贝》那样的性爱快感的展示持一种理解的态度,而不是直接的评判其“大逆不道”。由于当代市场经济状况下很多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来源于传统文化对个人利益的轻视,所以我们必须理解一个被捆绑过久的人一旦松绑当然就会放松身体的现象。这就是说,“尊重生活现实”不是指尊重被

压抑的欲望生活、被忽略的感觉性生活、被扼制的情感生活,而是指生活根本上就是由人的欲望、感觉和情感活动的个人化支配而构成的,如果压抑、忽略和扼制它们就会使生活现实产生异化,直接导致放纵性沉湎。在根本上,人的欲望、感觉和情感是所有生命的共同本能,对本能的正视和尊重,恰恰是避免“压抑本能”与“放纵本能”两种不正常现象的主要渠道。在此方面,文学经典《红楼梦》以大量儿女亲事、家庭琐事、男女爱事所展现的世界,应该说是尊重生活现实和世俗现实的一个典范——曹雪芹没有将这些事情视为无聊之事,没有用儒家教化态度进行伦理评判,同时也没有用欣赏的态度写贾府的男女老少,反而让其成为构筑他的红楼美学世界不可或缺的有机性的、中性的材料,这是使得《红楼梦》成为中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由于生活现实是由欲望、感觉和情感所组成,所以“尊重生活”也意味着不能以回避和轻视欲望、感觉和情感的态度从事文学创作,尤其不能以回避和轻视欲望、感觉、情感与人的理性文化、伦理文化的冲突来从事文学创作。在此方面,中国当代文学由于相当长一段时期以“写出生活的本质规律”、“时代火热的生活”、“改革开放生活”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观念对待生活现实,自然在文学创作中就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虚假化写“生活现实”的问题。骨子里其实是儒家“圣性追求”被做了当代“革命追求”遮蔽人的“日常需求”之结果。在此方面,小说《艳阳天》、电影《火红的年代》没有欲望、爱情,只有革命意识和阶级斗争观念的作品可谓代表,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也只是将爱情作为改革生活的“点缀”,并没有直接尊重并展示乔光朴的爱情心理、性爱冲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和其改革实践的矛盾与冲突。所以在新时期文学中,回避“欲望、感觉和情感”的表现只是在于将欲望、感觉和情感作为“材料”,这样,欲望、感觉和情感与文化生活、观念生活的矛盾与冲突就不能得以展开。电影《生死抉择》中李市长在妻子受贿时“轻视欲望的处理”与“尊重欲望的处理”的差异表现在:前者会简化李市长的矛盾心理,让李市长不假思索就做出了抉择;后者则会强化、扩展李市长的内心冲突,并将这种冲突作为影片的重心。其核心问题在于文学是否正视和表现人的名利欲望以及因此

带来的和理性产生的纠结、冲突。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受传统哲学的制约,轻视和回避欲望还表现为道家的“清心寡欲”哲学对生活中欲望的淡化与过滤,这是不同于儒家轻世俗的另一种生活欲望异化的体现。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受道家文化影响就没有优秀的文学作品,^②而是说道家哲学“恬淡”美学对生活矛盾的类型化的“忘欲”处理,已经不能应对以承认个人欲望和私利为前提的现代人的生活,也不能应对以这样的生活为承认前提的现代“欲望横流”之诊治的问题。即诊治“欲望横流”的问题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淡泊欲望”的问题,而是一个引导现代人进行创造性追求使之“顾不上追逐欲望和利益”的问题。所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是将淡忘现实欲望发挥到超凡脱俗境界的典范。这样的诗词固然可以被生命力本来就很孱弱的中国读者所欣赏,但这无疑不是中国现代性所需要的“尊重欲望和世俗”的审美追求,也很难通过中国现代读者的认同走向西方读者。

以尽量亲和的态度展现“生活现实”的内容,会使得作家所尊重的生活现实内容既是构成作家“个体化世界”中的丰厚材料,使得欲望、感觉和情感是不可随意剔除的文学有机性元素,又可以构成作品最原生性的表现内容,进而使读者直接与本真的欲望、感觉和情感生活发生原初性的共鸣,优秀的作家然后可以借此去做引发读者启示的工作。在这一点上,日本作家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③是尊重孩子最本真的欲望、感觉和情感的杰出作品,并迥然区别于中国很多教化性的儿童文学。黑柳彻子笔下的小林校长是一个极其尊重孩子“冒里冒失的天性”并引发这种天性中可以成为“好孩子”因素的教育家。因考试不及格而退学、上课被窗外宣传艺人和燕子吸引而站起来打招呼的小豆豆,在中国的教育观念和机制下不会被看作是听话的、守纪律的好孩子,但小林校长却认为小豆豆是好孩子,其原因就在于孩子的这种还没有被文化规范的欲望、感觉和情感,是孩子成为创造性人才极为珍贵的生命资源。其中,小林老师布置孩子们中午各自从家里带“海的味道、山的味道”做午餐,是既尊重孩子的天然感觉,又能培养孩子想象力的经典一课。孩子们可以尽情想象海的味道和山的味道是什么样,并让自己的感觉和欲望均处在敞开状态。这样的状

态,就像“巴学园”的上课是让孩子们任意选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在同一时间同一教室展开一样,这种多种兴趣并立的情况正是尊重孩子的欲望、感觉和情感的体现。也因此,巴学园成为培养了许多著名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的童年乐园,《窗边的小豆豆》一书也因此成为全世界成年人返回童年本真的欲望、感觉和情感的渠道,成为日本历史上销量最大的畅销书和20世纪全球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窗边的小豆豆》对中国当代作家最大的启发可以理解为:一是无论作品中的人物是孩子还是成人、普通人还是英雄、敌人还是友人、领导还是职工,文学创作首先应该具有“去身份”、“去文化”、“去政治”的写作意识,才能尊重并展现笔下任何人物最潜在的欲望、感觉和情感。即便写英雄人物的大义凛然,也必须首先触摸作为人性共有的围绕七情六欲产生的疼痛、恐惧、矛盾、犹豫、悲伤、快乐、开心,即便英雄人物的素质可以克制这些生活资质,也必须写出人物对这些生活体验的把握和矛盾过程,此即为尊重人的“生活现实”。在此方面,不仅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与《窗外的小豆豆》存在明显的差距,中国写英雄的作品也与《巴顿将军》、《加里森敢死队》这样的美国电影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二是作家如果不能做到让笔下每个主人公都能展示自己的本真欲望、感觉和情感,也应该像小说《西游记》那样安排笔下的重要人物呈现本真的欲望、感觉和情感,从而与其他人物组合成“欲望”与“理性”的矛盾关系、冲突关系。也就是说,《西游记》如果没有好吃懒做、喜欢女色的猪八戒消解严肃的、杀戮的圣性主题和英雄主题,这部作品就会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教化性文学作品,也不可能获得历代读者特别是当代青年读者的喜爱。猪八戒与唐僧、孙悟空、沙僧的关系,其实就应该是任何人物其欲望性与理性、圣性、英雄性、平凡性的复杂关系。抹去了猪八戒,也就是不尊重人的欲望、感觉和情感在生命中的本真存在;嘲笑猪八戒,某种意义上当然也就是不尊重艺术中的“生活现实”。

三、如何理解“创造性改造生活现实”?

“穿越生活现实”其次的义务,就是作家必须把生活现实中的欲望、感觉、感情等内容全部化为材料重新布局,并靠作家“个体化对世界的理解”

来建立其作品的独特结构,产生生活现实和既定的文学作品中从未有过的艺术意味。生活材料之所以需要与作品的整体结构相关联得以改变其原来的性质,是因为不唯此就很容易被作为“很像现实生活”的解读;而“生活现实”如果不被作家进行个体化的独特理解,其作品意味就不能区别既定的文学作品曾经具有的意味,文学作品的独创性和原创性就不能够产生。

比如,在中国明清社会现实生活中,《红楼梦》似的大小大小的贾府可谓星罗棋布。贾政作为古代大家族的意识形态中枢具有绝对的权威,其儿女和丫环也都是从属于男性家长的权威做功名利禄、三从四德之人生努力的。即便有贾母这样的老太太的溺爱呵护,宝玉也拗不过其父贾政令其读书做官的大腿,而其丫环们,也都逃不脱被公子哥随意欺骗和玩弄的命运,这就是以男权、父权、夫权为中心的社会伦理现实结构的普遍性。从《西厢记》到《牡丹亭》,均只能反抗而谈不上“改造”这样的社会伦理现实结构。但由于曹雪芹以贾宝玉成天只喜欢在清纯的女儿堆里玩耍为新人的全部审美坐标,这样就一改生活现实的“君臣父子、男尊女卑、长为幼序”之家庭结构,变成“子父臣君、女尊男卑、幼为长序”的“大观园”之文学性家庭结构,从而将生活现实中的价值秩序不仅颠倒过来,而且通过贾宝玉这个尊重、怜爱、沉湎清纯女孩的男性主人公塑造,又赋予这颠倒的价值秩序以“不在意现实功利”的审美内涵,从而建立起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中国式的超现实审美文化。这种文化使得“穿越生活现实”具有了“改造生活现实结构——建立独特的非现实性生活结构”的意味。如果将“改造”做“独创性建构”解,那么“改造生活”就是“创造独特的生活世界”的同义语,曹雪芹就是创造了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文学史上也不存在的给读者以全新启示的文学世界。反之,王建的《赛神曲》那种“男抱琵琶女作舞,主人再拜听神语”,“使尔舅姑无所苦”,“但愿牛羊满家宅”的诗句,其结构和立意基本上是生活现实的写照,而《西厢记》是建立在现实社会“男欢女爱之廉价”的控诉基础上,因为没有出“社会之俗”之左右,故缺乏启示读者的力量而徒具悲伤之情,所以也就谈不上作家对生活现实的穿越,至少是谈不上“改造了生活现实”的优秀的文学作品

首先,《红楼梦》素有“生活的百科全书”之称,但“生活百科”却说明不了《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红楼梦》确实有所谓才子佳人、宿命佛礼、宫闱秘事、社会风俗、琴棋书画、美食烹饪、园林建筑,应有尽有。仅就畅游于生活、社会和文化知识之海而喜欢《红楼梦》自无可,但如果“研究中医的把《红楼梦》作为养生读本,企业管理培训师把大观园作为‘培训基地’,甚至元妃都被作为嫁入豪门的范例”(徐洁 钱江晚报),那么这些解读均可以抽离于作品整体的艺术魅力和意味,遭致一种“盲人摸象”式的文化对艺术的侵犯性肢解。这种肢解通过对已经艺术化了的红楼世界的“现实生活材料”之还原,而津津乐道于贾母喝的老君梅养生茶的营养成份,宝玉为什么喜欢喝女儿茶又喜欢喝六安茶,黛玉喝的合欢花浸的烧酒竟然可以治病,而袭人感冒喝米汤是否也可以被我们效仿……但却看不到这些考究而精到的铺陈其实是在从各种角度哄抬贾府的雍容、闲适、繁盛,看不到这样的雍容、闲适、繁盛目的是在衬托贾府盛极一时的衰败之悲凉。也就是说作家百科全书式的使用生活习俗和知识材料,目的决不在生活材料展示和知识炫耀本身。曹雪芹将生活百科放在一个浓缩的小世界里来淋漓尽致的展现,是围绕着“养生—死亡”、“富贵—衰败”的循环立意来的,这与作家写宝黛的“真爱—悲剧”的立意是相辅相成的。精美的饮食、精致的建筑、精巧的工艺像作者精心写其它的生活细节一样,在大观园中不是让读者来欣赏其美妙绝伦的,而是让读者最终悲叹其昙花一现的。所以贾母这位讲究养生、散步、不愠怒的祥和老太太,却是最早离开人世的;林黛玉吃了那么多的补药补酒,还是不敌嫉妒性的真爱对生命的致命摧残,甚至就是为了将这摧残的帷幕能多拉开一些给读者看的;而那个里里外外泼辣能干的家庭主持王熙凤,最后竟然连自己的孩子也没有能力抚养就裹尸他乡而去……今天的读者自然可以对《红楼梦》中的生活百科进行任意切割,但这种现实功利性的切割,正好是对曹雪芹匠心独运地理解红楼世界与生活现实的关系之遮蔽与遗忘——这样的“非文学性”的解读越多,曹雪芹就会越发孤独和绝望,而《红楼梦》,也就会在众人的谈论中越发失去其经典含义。

其次,曹雪芹对生活现实内容的改造之所以

可以理解为“对生活现实的成功穿越”，是因为曹雪芹对人、人生、世界、审美做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理解才成为可能的。这种理解既不是儒家的，也不是道家的，同样也不是禅宗的，当然也不简单是儒、道、释之集大成的，^④这才使得贾宝玉这一经典人物形象因为很难被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所准确概括而显示出似儒非儒、似道非道、似禅非禅的独特意味。具体在欲望、感觉和情感上，那就是贾宝玉是“有欲但不在欲”、“有怜惜感又不仅在怜惜”、“有爱情但又不是纯情”的对女孩的呵护，才使得贾宝玉与生活现实中的这些元素拉开了明显的距离，并因此显得是个“怪物”、“另类”。贾宝玉的“怪”和“另”不是体现在“欲望”、“感觉”和“情感”谁为中心、何者程度高低、成份多少上，而是以呵护、尊重整个清纯的女儿世界之“心”将“欲望”、“感觉”和“情感”都作为材料来对待的。贾宝玉不是用“纯情”、“自然之情”来统摄“性欲”、“性感”，是因为“纯情”与“自然之情”也被主人公的“意淫”所统摄，而“意淫”又受制于贾宝玉对女性世界的尊重呵护之“心”，所以无论是“性欲”还是“怜惜感”，抑或是男女爱情，均受制于这样的“心”。因为“心”用在此上，当然就会无心于功名利禄，也无心于此世享乐。如此，贾宝玉会让每个女孩都喜欢，也会让专注“爱情”的林黛玉“愤怒”和看重“功名”的薛宝钗“焦虑”。或者说，任何用极端性价值尺度和思维方式去看贾宝玉的人，都可能会对贾宝玉“怒其不争”。贾宝玉的“新人”之“新”正在这里。这是曹雪芹用个体化理解世界改造现实社会的欲望、感觉和情感的杰出现现。

强调这一点，对世界观上和审美观上从众性、依附性、趋同性极强的中国作家和文学批判家，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如下。一是作家单纯依附主流意识形态来理解文学世界，就会使20世纪17年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李双双小传》和40年代的优秀作品《小二黑结婚》，不能按照作家自己的“爱情”观去创造性安排笔下人物的生活。《李双双小传》和《小二黑结婚》尽管乡土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生动，但致命的缺陷在于赵树理没有看到小二黑所依赖的新政权本身也携带着封建性，这会使得自由恋爱的小二黑婚姻和爱情的道路曲折唯艰；而作家李准由于没有将李双双的个性解放与大跃进对个性的遮蔽区别

开来，自然就使得李双双与喜旺的个性被纳入类型化的文学模式之中，使得两篇乡土气息浓郁的小说没有能突破政治模式。二是回避主流意识形态但如果选择了中国传统儒、道、释文化观念，将必然使得90年代写《秦腔》的贾平凹对农村土地的流失持一种惋惜的、漠然的心情，从而缺乏现代性启示。《秦腔》中作家的“土地”观依然是传统土地观的延续的原因，在于土地没有被作家进行现代性的新的理解，城市的土地与农村的土地在中国是否有性质的区别，也没有进入作家的视线。贾平凹对土地消失的沉默态度看似区别于其他中国作家，但其实更多是他在不少作品中已传达的禅宗“不思善不思恶”的漠然态度使然。即《圆悟录》所云“以铁石心，将从前妄想见解、世智辩聪、彼我得失，到底一时放却，直下如枯木死灰，情尽见除，到净裸裸赤洒洒处，豁然契证。”将禅意作为看待世界方式固然显示出贾平凹的“别具一格”，但这“别具一格”却缺乏作家的“个体化理解世界”对禅意的突破，所以在根本上《秦腔》依然不能说是对乡土生活现实的成功穿越。三是将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从属于利益和欲望”之运行法则移居于艺术世界之中，因没有编导自己的对“爱情与欲望”关系的独特理解而只能给读者共鸣，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电视剧《蜗居》存在的“缺乏启示”的问题。《蜗居》的轰动与叫座与这部电视剧切中了中国老百姓在买房问题上的痛楚和挣扎有关，这是这部作品亲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长处所在。但这部作品在改造生活现实的性质与结构上却存在以下问题：除了金钱与房子，海藻爱宋思明的什么不仅海藻是不清楚的，编导也同样是不清楚的。因为这种不清楚，编导除了安排宋思明车祸死亡外，其批判性并没有针对这个问题给读者以交待，同时也必然忽略海藻与小贝可能存在的爱情关系之探究。关键是：如果爱情在中国不能撇开利益，那么不限于利益的情感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编导必须有自己独特理解才能创作出好作品。中国编导回避这样的问题，根本上是因为中国文艺理论也同样没有挑明“个体化理解世界”对一部有启示性的好作品的重要性。这不仅关系到作品的意味是否深刻，也关系到作品的情节结构是否能饶有意味的、独创性的展开。

四、“穿越生活现实”的中国意义

基于西方宗教和文化性的二元对立之传统,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自康德强调“审美无功利”始,到现代主义文论家贝尔的“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⑤的提出,对立于生活现实的文艺理论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主潮,并遮蔽了圣西门、傅立叶、杜威等的艺术与生活的统一性观念。而随着理性权威在西方后现代哲学中被质疑,随着文化多元论在全球化境域的兴起,随着个体艺术创造力的普遍提高和市场经济对人的快感和欲望生活的解放,高于或分离于生活现实的艺术形态和文艺理论,在21世纪的今天同样被西方“回归日常生活”的美学和文艺理论所冲击,并影响到今天的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建设。很多学者步西方美学的“心理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和“生活论转向”之后尘,不断地调整和改变自己的文学观、文学研究范式和文学研究命题,看起来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创新,但其要害我以为是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究竟要面对什么“中国问题”没有形成“中国式理解”而导致的,其核心问题即在于:中国要不要建立一种性质上区别于生活现实但又是中国式的区别的文艺理论。

也就是说,否定主义文艺学既不赞成用西方对立于生活现实的艺术独立观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谈艺术与现实的区别,也不赞同当代流行的艺术与生活统一的“日常生活艺术化、审美化”,^⑥因为前者不是中国式的艺术独立观,后者不能应对中国文学对文化的依附性导致的原创力贫弱之问题。这两个问题并做一个问题那就是:艺术分离于现实正是中国文学现代化针对传统“艺术混同、依附于现实”的题中之意,就象艺术生活化是西方针对“对立、脱离于生活的艺术”之问题的题中之意一样。

首先,中国文论延续至今的“艺术高于生活”之命题,以及由这样的命题引申出来的文学教化、启蒙大众的文学功能,不能混同于“艺术与生活在性质上相区别”之问题,即不能混同作家利用生活经验和材料通过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建立自己的文学性世界的问题。在作家、诗人、知识精英与权势和权力一体化的中国,文学艺术籍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和中心化地位,其性质

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和西方文化观念对中国生活现实的指导性、规范性,而文学艺术是作为一种形象语言从属于这种指导和规范的,并构成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工具性存在性质。这种指导、规范和启蒙根本上不是艺术与生活的区别,而是伦理、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对生活现实的居高临下的统摄关系。这种关系就像老师对学生的授课关系一样,学生通过老师的道德教育和知识传授,最终可以成为和老师一样的有知识和道德的人。无论是“五四”个性解放的文学还是新时期宣扬西方人道主义观念的文学,文学籍西方现代文化观念对中国大众的启蒙,不能理解为艺术与生活的分离和对立,而应该理解为文化观念对生活现实的引导、改造,使得生活现实意识形态化。文学艺术之所以给人显示出高于生活以至“对立于生活”的印象,只是因为文学艺术籍文化观念的权威性造成的假相。区分文学艺术与生活分离的真相还是假相,在于文学艺术是模糊、消解乃至质疑作家所认同的文化观念以便打开一个去观念化的启示空间,还是在作品中比较清晰地传达了某种文化观念以便限制读者对此的另类解读。前者会使批评家或读者对作品的观念性提取变得困难——至少会使观念性的提取挂一漏万从而溢出观念化世界;而后者则会使人们很容易从作品解读出某种文化观念——并且很难解读出丰富的文化观念。所以文学艺术与生活现实分离的标志,在于其独创性文学的“非观念化”性质而不在于一般文学的“先进观念”性质。中国文学从儒家的圣性教化、道家的生存智慧到现代的阶级斗争观念、现代人道主义观念、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布道,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从苏联的“文学反映论”、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贝尔的“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到伊格尔顿的“反本质主义”、杜威的“艺术即经验”的话语转换,一直没有解决中国式的“文学分离于生活现实”之问题,用以告别传统的“文学高于生活现实”之命题,就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始终没有解决“中国式的个体独立、学术独立”之问题一样,我们怎能又跟随西方的“回归日常生活”的理论再一次遮蔽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呢?回答这一严峻问题的紧迫性,即是否定主义文艺学提出“文学穿越生活现实”的“中国意义”之一。

其次,生活现实确实以它的欲望化、感觉化和

情感化显示出它与观念现实、文化现实的程度性疏离,但这种疏离依然不是“文学与生活的区别”,更不是“生活对文学的颠覆”。因为从高于生活的文化云层返回日常生活之后,文学艺术依然存在以下问题:作家的创作如果受欲望、感觉和情感的支配而不理解世界的独特性支配,文学将因为欲望、感觉和情感的“大同小异”而降低文学的原创与独创之品格,从而产生同样“大同小异”的文学。这又比较接近杜威所说的审美的敌人是“单调乏味”、“对惯例的服从”的问题了(40),也比较接近本·李默尔所说的在日常生活中“目睹了最具有革命精神的创新如何堕入鄙俗不堪的境地”(5)。日常生活中人的欲望、感觉和情感之所以是大同小异的,是因为放逐文化观念对生活的支配后,这个世界就不会形成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差异和对立,人的欲望、感觉和情感就会偏向受生存欲望和生命本能的支配,体现出同质化、重复化需求的倾向。换句话说,艺术在去文化后彻底回归日常生活,传统文论中所说的艺术创造、独创和原创将因为缺少区别于生活的文化鼓励,而受制于日常生活的欲望与需求的同质化钳制。一方面,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欲望喜欢在攀比、模仿中进行从而造成类型化、从众化的生活,有房有车有存款有奢侈品几乎成为每个公民的共同生活理想——这样的生活必将形成影视和媒体中泛滥成灾、大同小异的所谓“穿越剧”、“穿越小说”、“相亲节目”等;^①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也会发生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佛山2岁女孩悦悦两次被车碾,“非诚勿扰”拜金女,温州动车追尾而民营企业主外逃……这些令人惊异的事件正好说明我们的生活现实已经被同质性的“趋利性追求”完全左右,并正在形成一种可以无视他人生命的不安全社会。所有对利益的批判和超越在今天的中国也就没有了真正的倾听者,甚至就连批判世俗的声音有时候也会异化为趋利的工具。因此从逐利趋同到行为方式趋同,已构成了中国日常生活的基本状况——这与中国现代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趋同走向不谋而合。所以,文学回归日常生活并不能真正解决文学的大敌——趋同性创作之问题。文学不仅需要对文化观念保持审视的姿态以突破教化,而且也要对同质化的日常生活保持价值审视张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国现代性文学的相对独立的位置,这是否定主义文艺学提出

“文学穿越生活现实”的“中国意义”之二。

再次,将艺术等同于艺术家的事,似乎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倡导者质疑传统文艺理论居于象牙之塔的一个充分理由,但这样的理由之所以是可再质疑的,是因为传统文艺理论和“生活艺术化”理论都没有找到理解“文学之所以为文学”、“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关键所在。即:文学艺术既不仅仅是作家艺术家的事,也不是人人参与就可成其为自身的事。文学艺术成其为文学艺术,不仅仅是一个籍形象和抒情表达自身的事,更重要的是要有创造性和独创性形象世界构建能力的事。如果中国作家和艺术家与网络文学中的每个网民在这种能力上都存在问题,那么文学艺术只属于文学家和艺术家,还是回归给每个想籍形象表达自己的网民,性质上其实并没有多少区别。因为当年的大跃进民歌就是每个中国人几乎都参与进去的事,结果其留下了多少能称之为好文学的作品了呢?文学艺术不是参与的人是少数人还是多数的事,而是无论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都应该具备文学创造能力的事。否定主义文艺学之所以将文学理解为“对现实的穿越”,将“文学性”理解为“对现实穿越的程度”,正在于这是将文学艺术理解为“籍形象语言构建有独特意味的世界之努力”的过程。文学艺术作为构建独特形象世界的努力程度,命定了文学艺术不是借形象语言表达自己就可以成就自身的,也命定了文学艺术不是作为有过专门知识熏陶的少数人就能够成就的,当然也命定了人不是有修辞和表达能力、有艺术感觉和感受就可以自诩为作家和艺术家了。如果中国作家和艺术家不同程度受儒家“和而不同”、“多样统一”、“变器不变道”的创新观制约,在创造性问题上就存在“依附、选择一种世界观然后进行个性化感受、阐释”的“低程度创新”之问题,由此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严格说来就真的不比网络文学的成就高多少。同样,网络文学今天当然是鱼龙混杂的,这种鱼龙混杂正好揭示出这样的问题:网络写手如果具备独特理解世界的能力和努力,他们就当之无愧地可以被世人尊敬为优秀的作家,而网络写手如果只能模仿其它经典作品,那么他的声誉和地位就和只能模仿西方文学的中国专业作家是一样的,是不能赢得世界的尊敬的。这意味着真正的文学艺术是让人尊敬的,而不是会写小说和诗歌就能堂而皇之混迹于

作家和艺术家的队伍的。这反而会衬托出中国民间因为受文化束缚程度较低可能会有创造高手的情况——四大名著作为通俗文学的出场转变为今天的经典文学,或许可以说明问题。艺术不是高于生活的职业艺术家的事,也不是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嘲笑艺术家写得不好就能成为艺术家的事。不仅在过去,而且在今天和未来,文学艺术都是任何人都可以从事但不是任何人都能够称职的事。阐明文学艺术的这种创造性张力作为文学艺术之根本,摆脱文学艺术是少数作家的事还是每个人的事这种话题纠结,是否定主义文艺学提出“文学穿越生活现实”的“中国意义”之三。

注释 [Notes]

①参见笔者的《文学穿越现实导论》,《当代文坛》5(2010)。

②以道家文化为背景的优秀文学,要看法家有没有突破道家哲学的文学与世界的理解,看作品能否通过作家的独特理解给读者以突破道家哲学的启示。

③详见黑柳彻子《窗边的小豆豆》(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

④参见笔者的“文以穿道——论文学对观念现实的穿越”,《社会科学战线》11(2010)。

⑤参见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艺术》(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⑥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参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从以往文艺理论和美学立足宏大叙事轻视日常生活的角度看,亲和日常生活将使文学内容更为贴近生活现实。但用宏大叙事的文学与日常生活叙事的文学构成对立的状态,有可能均忽略了两种文学共同存在的作家原创力匮乏的问题。而解决这样的文学问题,是否定主义提出“文学穿越观念现实”、“文学穿越生活现实”的两个命题的出发点。

⑦“文学对生活现实的穿越”与当下影视和媒体的所谓

“穿越小说、穿越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任何名为“穿越”的作品如果不能提供作家对世界、历史、人生的独特理解,便只能落入时空性的、动作性的理解之中而降低其文学性、艺术性之品格。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Dewey, John. *Art as Experience*. New York: The Berkley Publishing Group, 1934.

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

[Feng, Qi. e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92.]

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Highmore, Ben.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rans. Wang Zhiho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8.]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Kant, Emmanuel.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Deng Xiaoma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蒙田《蒙田随笔集》,刘焯编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

[Montaigne, Michel De. *Montaigne Essays*. Ed. and Trans. Liu Ye. Beijing: China Film Press, 2005.]

James, William.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徐洁“解构主义下《红楼梦》的当代解读:生活百科全书”,《钱江晚报》2010年7月2日。

[Xu, jie. “A Deconstructive Reading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Encyclopedia of Life.” *Qianjiang Evening News*, July 2, 2010.]

(责任编辑:王嘉军)